

叶辛著

私生子



私生子

叶辛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私生子

叶辛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202千字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59-0948-7/1·680 定价：3.10元

谁都说不清崔远谷的娘是在什么时候、同哪个野汉子怀上他的。那个年头，笕箕湾的人们连自己的肚皮都吃不饱，谁还有闲心管这些偷偷摸摸的风流艳事呢。况且，他的娘同笕箕湾的寨邻乡亲们都不熟悉，谁也不晓得她姓啥、来自何方。人们只知道她是大名鼎鼎的鬼师大仙鹤脖子邢贵昌带回家来的婆娘。

那一天，久雨初晴，连绵起伏的山野荡漾着一股懒洋洋的气息。狗尾巴草在花花太阳的照耀下，傲慢地摇头晃脑。淌着流水的小石桥上，邢贵昌走在前头，远近闻名的鹤脖子东张西望地朝着笕箕湾寨子一伸一伸的，全身上下显出洋洋自得的神态。他的身后，蹒跚着脚步象怕踩死蚂蚁一样走着个年轻的女人。

那年头，公共食堂已变成了定要坚守的社会主义阵地。满寨等着饭熟的男女老幼都围在食堂灶房附近，不晓得哪个饿得直淌清口水的小伙子眼尖，粗声喊了起来：

“看啊，龟儿子鹤脖子回来了，还带来个女人！好年轻唷。”

人们“呼啦”一下，先是从坐着的门槛、墙角、山墙边、麻石上站起来，随即便象约好了似地，全朝小石桥这条路上跑过来看稀奇。

鹤脖子邢贵昌长溜溜的尖鼻子上挂着一颗汗珠，酱红色的脸膛上兴奋得闪烁着得意的光芒，一双大得似要爆出眼眶来的眼睛滴溜溜朝各位乡亲脸上直扫，左手提拉着自己的衬衣领子，吊起嗓子道：

“都说我讨不到婆娘。看看，婆娘自家走上门来了吧，你们可以问，她是心甘情愿，自己跟我来的。我没嚼嘴巴费精神，没费钱。要说花，是花了一块钱，在县城汽车站旁边的面铺子里买了两碗面条给她吃，吃饱她就跟来了。”

众人的眼睛早溜到那女人脸上去了。

那女人畏怯地收住了脚步，垂着脑壳俯下脸，远远地站在小石桥后头。

尽管这副样子，人们都看清了，女人很年轻，二十出头的模样，脸微显苍黑，那必定是挨饿熬成的，眉眼却清秀。蝉翼般微颤的眼睑下头，遮掩着一双饱含泪水的、大而忧郁的眼睛。

“鹤脖子，你算是好福气呀！快四十了，还捡了个黄花闺女。”有人大声地同邢贵昌开着玩笑：“有了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小婆娘，不出去跳神耍仙术了吧。”

“嘿嘿！嗨嗨！嘿嘿嘿！”邢贵昌酱红色的脸皮只管抽动，牵扯出纵横交错的好多粗粗细细的皱纹，光顾着笑，一概不答众人的话。也装着没听到人堆里隐约可辨的窃窃私语：

“肯定是饿惨了，逃出来要饭的。”

“遭孽啊，好端端一个女子！”

“唉，莫管别家啰。我们笏箕湾，再这样子整下去，只怕也要拖儿带崽拄起拐杖出去讨吃哩！”

“俗话说，油干车不转。莫说人呢，肚皮吃不饱，还提啥……”

崔远谷的娘就这样成了笏箕湾的人，成了鹤脖子的理所当然的婆娘。

刚刚回家一两个月，鹤脖子还真有股改邪归正的神气。他不再出去东游西逛骗吃骗喝糊嘴巴了，他同他的婆娘，也跟着寨上社员出工劳动了，锄头把扛在他肩上都不象劳动的样儿，但他总算劳动了。收工后这俩口子也和全寨老少一样，端起个钵钵来公共食堂打饭吃。

斩落地上的芭蕉叶子，不到秋天就枯萎了。鹤脖子守着漂亮婆娘过了不到两个月，又离寨出去干他那跳神弄鬼的名堂了。把个年轻轻的标致婆娘扔在屋头守他那三间空落落的茅草屋。

说起也难怪他，一定要坚守、巩固的社会主义阵地公共食堂，到了那几个月，早过了它的“黄金时代”。农民们干一天活，只能吃两顿饭。每顿饭每人照称那稀渣渣的七两，还规定一家人必须一起打、抬回去一起吃。常常是两个人的饭，一个人吃都不够。酒啊、肉啊吃惯油嘴的鹤脖子大仙，哪里受得了这种日子。说了几箩筐怪话，发了几次牢骚，抬脚走了。

婆娘的死活他一概不管，一走就是一年多。

这一年正是后来人们提起就寒心的饿得最凶的一年，也正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最难熬的一年。

人饿，畜生也跟着饿。

一到夜间，饿慌了的母狗在寨外的山野里汪汪乱吠，逗得一群公狗满寨凄惶地蹿来蹿去乱咬。闹得饿虚了身子的人们合不上眼睛。

先是省着白米和包谷吃，定量一天比一天少。再分得少，粮食总要吃完啊。接着提出了“瓜菜代”，代了一阵子，瓜菜也代完了。就上坡去挖蕨根、野菜来代，坡上的树皮草根也有限哪。怎么办呢？

从筲箕湾团转的那些寨子上，木芋寨、画眉寨、黄花寨、桂花寨，巧马河两岸的好些村村寨寨，都传来了悲惨的消息。老人饿死了，娃娃饿死了，有的偏僻闭塞的小寨子上，饿死了的人都找不到人来抬。哪个也没力气了。

筲箕湾人托了神灵的福，不晓得哪家祖上烧了高香，出了放牛汉子崔德益这么个人物。

崔德益的爹是在解放前扒排时死的，死在巧马河豹口礁的险滩中。他的妈随着一个马帮客走了，把他丢给了孤苦伶仃的缺嘴老婆婆。缺嘴老婆婆好歹拉扯了他几年，合作化第二年的秋后，便抛下这可怜的娃儿死了。好在他稍谙人事，十几岁已能干各种各样农活，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在集体中他随着众人干活路挣工分，糊自己一张嘴还过得去。公社化以后，土地合并，耕牛集中起来放牧，需要指定一个专人天天赶着牛上坡，风雨无阻，还不能随便误工。崔德益独自一人，又是个自小被人瞧不起的驼背、孤儿，筲箕湾就定下了要他去放牛。

被人欺负惯了，他对啥都逆来顺受。从此以后，他便成了个放牛汉子。

这一带大山里的水牛，膘肥体壮，声誉历来好。年年都有外方的人到巧马河两岸的村村寨寨来买牛。讲不清是哪个地方来的客了，也许是瞅着崔德益孤身一人、又是个驼背，一年到头还要在山野里追来撵去，起了怜悯心，给他留下了半背兜芭蕉芋，说这东西随手撒在田土里，不需施肥松土，不需浇水除草，自会开花结果。结出的芭蕉芋头，虽然不中看，吃起来涩嘴，却是能抵饿的。

崔德益收下了远方客人的一片心意，随手将它栽到了土里，以后便忘了。嗨，到了九、十月份，笕箕湾巧马河畔的山岭上，开出了一片从来未曾见过的红艳艳的花，崔德益瞅着那迎着山风抖动的花儿，想起来了，这便是他栽下的芭蕉芋盛开的花。

他这人没啥灵气，一个人过惯了，少不了一点木讷之气，更预见不了后来会遇到饿饭年成。他只是瞧着那一排、又一排，一棵又一棵的花儿好看，便把那些芭蕉芋挖出来再在坡上遍撒开去，想到普山普岭上开遍了花儿，那一定好看。出于好奇，他也把挖出来的芭蕉芋挑选大个的，拿回家来煮起吃。吃起来，那滋味儿确实比不上白米、比不上包谷，但确确实实的，抵饿。

就是他遍坡栽下的芭蕉芋，救了笕箕湾满寨男女老少的命。这玩艺儿产量惊人哪，随便栽一小块土，收起来就是几万斤。

自此以后，被人瞧不起的崔德益，无论老小都戏谑地喊他崔驼爷的，让人尊称为崔舵爷了。

笕箕湾人仗着崔舵爷的芭蕉芋，总算从饿饭年里捡出了条条性命，熬过了那永世难忘的灾荒。

出外去混吃混喝的鹤脖子邢贵昌，逛荡了一年过后，也回到故乡的土地上来了。

他想过那个年轻貌美的婆娘可能早已离去，他预测人去屋空的三间茅草房里布满了灰土阳尘。他也抱着一丝希望盼着那婆娘还栖息在笕箕湾，替他看看家。他绝然不曾想到的是，走进那收拾得井井有条的农家小院里，头一声听到的，是一个婴儿响亮的啼哭声。

邢贵昌酱红色的脸皮泛了青，一双黑白分明的爆突眼睛瞪圆了，额颅边冒起一条条青筋，蚯蚓般爬动着。

他将门重重地一推，“咣当”一声撞在墙上，墙上的黄泥“嗤啦啦”丢下一片。

受惊的婆娘在婴儿的啼哭声中跑出来了，看清了是他，一双忧郁的眼睛里顿时掠过道道恐怖的阴影。

邢贵昌嘿嘿干笑了两声：“日子过得好啊，瞧瞧，你那张脸，白净起来了哩！”

畏怯的婆娘两片无色的嘴唇蠕动着，上下牙齿打着颤，一点声气都发不出来。

“远看师傅在天边，近看弟子在眼前。”邢贵昌忽然放开嗓门，象往常跳神弄鬼般唱了两句，继而又朝婆娘猛喝一声：“给老子端盆水来呀！”

稀奇的是，他没有咒骂婆娘，也没有捶打婆娘，更没把婆娘往外赶。太太平平无事一般，住下了。

笕箕湾的老少乡亲，早在几个月前就看出这婆娘肚里兜上瓜儿了。私下里，嘁嘁喳喳的议论几乎喧翻了天，说啥的都有。可能的男人都被掐着手指怀疑过是不是那婆娘暗底招的野汉。当着婆娘的面，却没一个人说她，唾她不要脸。一

来是生疏，二来嘛，这婆娘在笕箕湾象个哑巴似地生活着，与世无争，无依无靠。实在也可怜。既然她可以为填饱肚皮，跟着鹤脖子来；鹤脖子甩下她不管了，为糊嘴巴、为熬过荒年，她又咋个不能跟其他男人呢。再说，鹤脖子是什么人啊，巧马河两岸出了名的巫公鬼师，专门以一套所谓仙术卜卦算命骗钱财的角色。有一回以替年轻婆娘治肠胃病为名，硬把人家奸污了，让人家五花大绑押回笕箕湾来，身上还泼了几大瓢粪水。这样一个人的婆娘招野汉，才叫是活该哩，才有戏文看哩。

鹤脖子邢贵昌下狠劲朝死里捶打年轻的婆娘，是在春夏之交的一个阵雨天。倾泻而下的雨点，在没栽下秧子的晚米水田里跳跃着，溅起朵朵白色的水花儿。雷声轰隆隆轰隆隆一个接一个响着，把所有的声音都掩盖了。寨子上哪家都不曾觉察鹤脖子在残酷地厮打刚刚分娩不足十天的婆娘。

是在阵雨停歇下来时，瓦灰色的乌云被一阵劲风吹过山巅那边去，年轻婆娘怀里抱着初生婴儿，疯了似地踏着稀湿的寨路，光脚板溅起路上的积水，边逃边凄厉地哭嚷，笕箕湾人才看到，鹤脖子粗野地骂着污言秽语，手中提一根又短又硬的核桃树棍子，在追打披头散发的婆娘。

那婆娘踉踉跄跄，站立不稳地穿过寨路，逃到了寨子外头。

从笕箕湾出寨子到木芋寨去，有两条路。

窄溜溜那条在土坎上头，宽宽的铺砌着青磨石的那条在土坎下头。

往常，笕箕湾农民往木芋寨那一方去，都不走下头那条宽宽的过得马车的道，反而走土坎上头那条羊肠路。

羊肠路两边长满了爬地草，路旁还栽有几棵野樱桃、木芙蓉，留给人走的，只是仅够迈步的一条小路了。尽管这样，大家还是愿走这条路，不走下头那条。

下头那条路宽敞得多，却是泥泞满地，难以下脚。一场大雨过后，土坎上的泥巴垮下来，松泡泡浸透了水糊在路上，崔舵爷赶着牛从大路上一过，稀湿稀湿的烂泥浆上留下一只又一只密密麻麻的蹄印和大泡大泡的牛粪，路难走极了。

那抱着婴儿的婆娘，慌乱中不及择路，一下子趔上了土坎下这条泥泞道，脚一踩下去，稀泥就盖没了她的脚背。本来产后衰弱不堪，又被打伤了，这一来更跑不动了。

灌下半瓶包谷酒去的鹤脖子大步追上去，朝着她肩膀上就是重重一棍。

婆娘倒下去了。

鹤脖子又一次挥起核桃木棍子，不料棍子被路旁的刺梨丛夹住了，一下子抡不起来，他使劲一拽，那一朵朵鲜艳的刺梨花朵撒落在地，落在稀泥地上，被肆意践踏着。

鹤脖子干脆弃了棍子，抬起腿来，一脚踢在婆娘肚子上，随而又一脚向她的脸上踢去。

婆娘的身子在吸饱了雨水的烂泥地里翻滚着，刚落下的刺梨花瓣儿全被鹤脖子的两只大脚践踏得稀烂。起先那婆娘还有哭声，翻滚了两下以后，她大瞪着一对绝望的眼睛，张开了嘴巴吸着气，窒息得哭不出来了，她象麻木了似地凝望着雨后晴朗的天空，眼睛里失了神。

鹤脖子感觉到寨邻乡亲们涌出来了，围上来了，他又一次朝着婆娘的胸脯、肚皮、大腿一脚接一脚踢去。象踢一口

袋塞在麻袋里的豆秆草。从母亲身上滚落在稀泥烂浆里的婴儿“哇啦哇啦”放开喉咙大哭。

鹤脖子暴怒地斥骂了一声：“狗杂种！”俯身抓起那小小的轻悠悠的婴儿，双手高高地举过脑壳顶，就要往地上摔去。

崔舵爷这天因阵雨，牛角号声吹得晚，还没撵齐各家各户圈养的牛，就目睹了这一幕戏文。他也是随着众人跑出来看热闹的。当瞅着鹤脖子举起那才降生人世几天的婴儿时，他吼了一声扑过去，用同他驼背身躯极不相称的敏捷，夺过了鹤脖子手中的婴儿，厉声喝道：

“你是想吃枪子儿吗！”

崔舵爷这一横杠插进来，鹤脖子更是火冒八丈，还想弹出血红的眼睛过来夺，崔舵爷一手抱着婴儿，一手扬起赶牛的鞭子，抛出一个响鞭，不客气地抽了他一鞭子。

这一鞭子抽醒了他几分醉意，他转过身来，又本能地朝倒在地上的婆娘踢了几脚，还忿忿地吐了两口唾沫。

他大概还没看出，那婆娘已经咽了气。

他呢，活活打死了人，也给抓到县里去蹲了牢房。从此以后，笕箕湾人再没见过他的踪影。只是听到各式各样的传言，有的说他给枪子儿崩了，有的说他判了无期徒刑，还有的说他关在牢房里也给人算命卜卦骗烟来抽。

崔舵爷凭着一时的血性，无意间却抢来了一个儿子。他请笕箕湾最有威望的本族家门崔德高给这无爹无娘的娃崽起了个不俗的名字：崔远谷。

巧马河两岸村寨上听说了这件事的农民们，都说这可怜的娃崽依附了崔舵爷，是最好的归宿。

崔舵爷二十好几了，始终没讨到婆娘。哪个姑娘也不愿嫁给驼背。饿饭最凶的那几个月里，寨子上有人从四百里外的水路码头飞娥铺，同样象鹤脖子似的引来过一个三十来岁的婆娘，崔舵爷当真欢喜过一阵，黑红黑红的圆脸庞上浮着喜气，百依百顺地和那婆娘过了几个月。半年过后，粮食收下来了，这个婆娘从笕箕湾寨子上消失了。寨上人哪个都不晓得她是什么时候、从哪条路离开笕箕湾的。

问崔舵爷，崔舵爷只是两眼噙着泪，瞅着问话的人，一句话都不说，光是晃脑壳。瞧他那可怜相，哪个还提这伤心事啊。

自那以后，崔舵爷寒心了，发誓再也不变着花样哄女人来给他那几间破茅草屋当家了。

也许是老天爷给他的补偿吧，白白地送了他一个儿子。

崔远谷在崔舵爷身旁，象棵山坡上的小树苗一样，一年一年地长大了。

给集体放牛的同时，崔舵爷喂了几头奶山羊，伙着牛群一起放。羊身上挤下的奶，崔舵爷全拿来喂了崔远谷。在既当爹又当妈的崔舵爷悉心照料下，天天喝那山乡里的农民们忌讳喝的羊奶，吃那包谷、芭蕉芋又加上点缀着几颗大米蒸出的“三合一”的饭，崔远谷的身躯壮实哩，崔远谷的个头也往上窜得快哩！自从学会走路之后，崔舵爷就把他从背上放下来，给他披一件放牛汉子个个备有的草蓑衣，给他戴一顶既遮阳又挡雨的竹篾斗笠，让他随着自己，随着满坡的牛群和几只羊子，满山遍坡地跑，满山遍野地耍。喝的是清凉沁人的山泉水，过的是孤寂的和大山相伴的日子。大自然的风风雨雨和山野里的巉岩怪石熏陶着他的性子，形象丑陋的

崔舵爷以他的良知和勤劳感染着他的心灵，使他的血液里浸染透了粗莽的野性和温柔善感的奔放之情。

在箐箕湾，在巧马河两岸的村村寨寨，自从崔舵爷无意栽下的芭蕉芋救了人性命之后，家家户户，大寨小寨，都引种了它，以防不测风云。芭蕉芋这一微贱低廉的植物，顿时就在巧马河两岸的山山岭岭上扎下了根。替代了大炼钢铁时被砍得光光的森林。年年到了九、十月份，看嘛，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的岭巅、峰腰、坡脚的荒地里，到处开满了一束束绛红色的花朵，遍山遍野，象云霞似的一直铺展到看不见的天边。哦，岂止是崔舵爷和崔远谷靠它填肚皮，在崔远谷成长起来的一长截日子里，这吃起来苦涩难咽、吃多了肚皮要胀气的芭蕉芋，伴随着巧马河两岸的农民们，度过了困难时期，度过了十年动乱的岁月。它成了人们生活中少不了的代食品。

崔远谷呢，也在这样的岁月里，顽强地活到了二十来岁，长成了一个头高高、又粗又壮、相貌英俊的年轻人。崔舵爷暗中瞅着漂亮的儿子，忍不住要转过脸去掩着嘴笑哩。这真是老天爷有眼，送了一个这样的儿子给他。

象所有的小伙子一样，崔远谷长到这个年纪，悄悄地爱上了一个姑娘，人称滕家一朵花的滕茂芬。

二

有线广播的开关拉开以后，在煤油灯的光影里晃来晃去，一长条细溜溜的黑影映在被铜矿煤的烟子和柴火熏变了色的板壁上。

“听清了啵？”滕家的主人滕天宏，手里持一根两尺来长的油黑油黑的烟杆，嘴唇一掀一掀，天庭饱满的丰满的脸上毫无表情地问着几个子女：“说的是后天就要来雨。秋天里，雨一下，就是十天半月。晚饭后我观过天了，星儿直眨眼睛。俗话说，星眨眼，雨涟涟。兔耳峰高坡那些包谷，该收回家来了。”

滕家老二滕茂中，嘴里衔一棵四五寸长的短烟杆，并不下劲抽，只把矮壮敦实的身子在板凳上坐坐稳，附和爹的话：

“是啰！西北扯闪雨不晴，我也观了天，西北面山巅巅那方，扯的火闪近了哩！要依我，明天一大早，全家人一齐上兔耳峰。”

“算上大哥一家子，人手都不够。”县城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的么儿子老五滕茂华仰着一张文秀白净的脸道：

“要抢时间，得请几个帮工。”

“这还不方便嘛，坎下崔舵爷家两个强劳力，是现成的。”唯一的姑娘滕茂芬，站在煤油灯旁边，就着昏黄微弱的灯焰，绣着袜垫，拿根针在头皮上慢慢刮着道：“这爷崽俩的责任田上，全都收完打净，没啥事儿了。”

滕茂华担忧道：“不晓得人家愿不愿哩。”

“同他换工嘛！二天他家有急事，我们也跑去帮忙。”老二滕茂中蛮有把握地道。

几兄弟中长得最为相貌堂堂的老三滕茂利，叹了口气道：

“唉，早知这么多麻烦事儿，就不该要兔耳峰的责任田土。现在好，那么重的包袱背着……”

“你懂个球！”几兄妹说话时一直象在打瞌睡的滕天宏陡地朝下吐一泡口水，不悦地打断了老三的话：“那是包袱吗？”

“明摆着的嘛。”滕茂利并不示弱，衣兜里掏出一支香烟，挟在手指缝间，振振有词地道：“春天要赶上去种，种了还要防盗，到了秋天，又得全家老小去收。值得吗？”

“咋个不值？”老二滕茂中以劝慰的语气对兄弟道：“不就春天种一回，秋后收一回吗？那大片田土，高是高点，肥呢！即便遭路人顺手牵羊扳去几颗包谷，收回家来也是十五六挑，一千七八百斤呀！”

滕茂利不屑地淡淡一笑：“现在筲箕湾人家都吃白米饭嘍，要那么多包谷干啥呀？”

“喂猪也好嘛。”老五滕茂华也不同意三哥的话。

“我说啊，你是没碰上饿饭那年成。”滕天宏手中的长烟杆往起抬了抬，又使劲儿吸了一口烟道：“就这样子嘍！让茂诚一家帮个忙，我去请崔家爷崽俩。”

“哪消你去呀，爹！”滕茂芬自告奋勇道：“我的脚快，我跑这一趟去。”

滕天宏慢悠悠道：“不消你去。”

滕茂中接过话来，征询地道：“爹，还是我去吧。”

滕天宏的眼睑又垂了下来，没啥表情的脸在油灯的光焰里一明一灭，沉默了片刻，他才答应道：

“要得，你跑这一趟。”

站在油灯旁纳袜垫的滕茂芬扑闪了一下亮晶晶的眼睛，无声地笑了。

“滕家老二喊你出去干啥？”

瞅着父亲驼背的身影映在墙壁上，崔远谷抑制着内心的兴奋，淡淡地道：

“请我们上兔耳峰，帮他家收一天包谷，爹，去吗？”

“不去！”象一瓢冷水兜头兜脑泼下来，崔远谷愣怔地瞪着爹。崔舵爷左手伸到后颈窝里，搔着痒痒，右手抓起一只酒瓶瓶，对着嘴就是一大口，一边咂巴着嘴一边挥手斩钉截铁地道：“管他家闲事干啥？自家的活路都做不完，我们爷崽俩住的这一大间屋，也该隔一隔了。呃……天气凉了，竹林里的虫子冻死了，砍点好竹子来，编成壁笄、捡些牛屎来往上糊一糊，让人家进屋来，看去也干净些。唉，我们这个屋头，也该……”

爹又喝下一大口酒，嘀嘀咕咕往下说，说些啥，崔远谷全没往耳朵里去。他谙熟了爹的脾气，喝了几口酒，就要信口乱扯，扯到哪儿算哪儿，第二天问他，他一概不承认。他晓得爹在兴头上该由着他说，他更知道最终爹还是要听他的，真的，在这个只有父子俩组成的家庭里，渐渐地已经是他说话算数了。论劳力他比爹强，论对世间万物的看法，他比爹灵敏机巧。这个家的一大半担子，已经是他在挑着哪！他由着爹自言自语说下去，自己两眼睁得大大的，瞅着冒黑烟的煤油灯出神。真是的，煤油一年比一年紧张，质量一年比一年差，点起冒黑烟。徐徐的黑烟笔直地往屋顶上升去，让茅屋的草帘挡回来，缭绕着、飘散着，在满屋里打着转转。滕茂芬的脸在烟气中若隐若现地，瞅着他在笑哩。爹的酒话在他的耳朵里变成了一片嗡嗡嗡的声气，啥也听不见了。实在的，茂芬那张脸，给崔远谷越来越大的诱惑。稍一闲暇下来，他就会想起她来，心中涌起一股温馨的柔情，涌